



走出巴颜喀拉之天路 局部(国画) 1995年 李伯安

笔墨丰碑：

李伯安与《走出巴颜喀拉》

■ 代琳丽

在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发展历程中,李伯安(1944—1998)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这位生前长期担任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的画家,以十年心血完成巨幅长卷《走出巴颜喀拉》。此件作品以恢宏的气势、深刻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语言,展现出青藏高原绵延千年的生命力量,被学界誉为承载“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视觉史诗,也为中国美术史矗立起一座笔墨丰碑。

近日,在李伯安逝世28周年之际,由四川美术馆与洛阳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走出巴颜喀拉——李伯安艺术展”在四川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艺术家“太行人系列”“青藏系列”及《走出巴颜喀拉》中的六个段落,同时配套展出素描草稿与手稿文献资料约85件(套),为学界和公众重新审视李伯安的艺术成就提供了重要契机。

李伯安的艺术道路,是一条广采博纳、中西融通的开创之路。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兼具世界文化视野,从油画、雕塑、版画、壁画中旁征博引。其作品既保留了传统笔墨的苍莽厚重与线条骨力,也吸收了西方造型的体量感、光影张力、戏剧化构图与抽象语言。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一种有机的再造——他将传统笔墨转化为适于表现重大题材的新水墨语言,

使其成为反思生命本质、探索精神维度的媒介。

这一语言体系的形成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李伯安少年时因故辍学,靠街头写生画像练就了扎实的写实功底,此后又长期在出版行业从事插图、连环画与书籍装帧工作,造型能力与叙事能力在大量实践中日渐成熟。1978年至1988年间,是他水墨人物语言风格的奠基阶段。这期间,他几乎年年深入太行山区写生,其间曾拜访卢沉、周思聪请益,还在河南大学美术系脱产进修。太行山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内化为他作品的笔墨气质,《日出》《姥姥们》《华山挑夫》《太行老妇》等代表作品造型质朴厚重,线条老辣凝练。1988年,《迎春花》杂志整组刊发他的作品,让他首次获得全国美术界的关注;1989年,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白德松在《迎春花》上看到他的作品后,邀请他赴川美举办个展并开展讲学。讲学期间,友人建议他创作巨幅水墨人物长卷。此后李伯安先后五次深入甘南、青海藏区,行走于高原雪域之间,亲身感受高原的阳光、风雪与信仰的力量。他决意创作黄河三部曲长卷的序曲《走出巴颜喀拉》,从黄河源头为中华民族精神立传,将对民族生存状态的深情凝视,转化为精神世界的持续探索与升华,最终绘就《走出巴颜喀拉》这一恢宏巨构。

本次展览采用线性时间叙事,分为“故土之根”“雪域生灵”“大河礼赞”“平凡画者”四个篇章,形成层层递进的观看路径。其中,核心篇章“大河礼赞”集中呈现《走出巴颜喀拉》这件高1.88米、总长120余米的鸿篇巨制。该作品以黄河源头巴颜喀拉为叙事起点,以一条象征迁徙、朝圣与文明演进的精神之路为脉络,以266个人物群像构成的水墨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展览展出了该作品中的《圣山之灵》《开光大典》《天路》《劳作》《朝圣》《赛马》6个段落,同时配套展出5件素描草稿,力图向观者完整呈现这件未竟却终成圆满的艺术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在叙事层面精心设计了两处“停顿”。其一,“雪域生灵”篇章末尾陈列5件未完成作品,它们是李伯安在创作《走出巴颜喀拉》期间带有探索性的独幅作品,完整保留了艺术家在构图、笔墨、造型语言上的推敲痕迹,使观众得以看见这件作品背后艰苦卓绝的语言锤炼过程,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二,第四篇章“平凡画者”作为文献专题区域,从微观视角关注其个人经历、创作细节与日常经验,呈现其创作素材、手稿、艺术笔记、评述文章及往来信札等文献材料。展览还集中呈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李伯安与四川艺术界往来的9封书信,信

中既包含蜀地艺术家对李伯安作品的学术评价,也涉及友人对其健康状况的关怀与询问。这些信札不仅见证了李伯安与四川艺术界的深情厚谊,更为巴蜀与中原的艺术交流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佐证。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全球化转型进程,无论社会语境如何变迁,李伯安始终秉持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以近乎苦行的创作姿态,执着追寻中国水墨艺术走向世界的艺术理想。吴冠中评价其为“20世纪中国最好的画家之一”,黄永玉赞誉其为“近百年来中国最伟大的画家”。

李伯安以笔墨立心,将个人情怀升华为对中华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生命礼赞;以魂立人,将平凡之身铸成艺术理想的朝圣之路。李伯安的艺术实践证明: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绝非对创作技巧的刻意炫耀,而是艺术家个体生命与精神信仰的极致托付。《走出巴颜喀拉》不仅是中国当代美术领域的经典之作,更是留存于当代中国美术史的宝贵精神遗产——作品所传递的民族精神,既回应了20世纪初美术界对汉唐雄风的学术呼唤,也为新世纪构建自主、自信的中国艺术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为四川美术馆展览策划部副主任)

从“苍狼白鹿”到“永恒的大地”——乌日切夫的艺术演进之路

■ 奕品



苍狼白鹿(丝网版画) 2000年 乌日切夫



化石——生命之歌2(石版画) 2000年 乌日切夫

乌日切夫是当代中国民族美术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他深植草原文脉,以独具心象的绘画语言,融天地气象、民族风骨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演绎出深沉鲜活、融通古今的当代民族美术品格。

近日,“永恒的大地——乌日切夫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集中呈现了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乌日切夫教授三十多年来美术创作各阶段的代表作近百件,涵盖版画、油墨画、水墨画、油画、综合材料等多种媒介。综观展览可以看到,乌日切夫的艺术世界,始终围绕着“苍狼白鹿”这一蒙古族最古老的图腾母题展开。他以北方山河大地为背景,融阴山岩画、草原花草等经典意象入画,用雄健笔势和诗性浪漫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他看来,“苍狼白鹿”不仅是蒙古族先民对狼与鹿的图腾化表达,更承载着蒙古族崇高的精神文化和古老传统内涵。如何将古老的图腾符号转化为当代艺术语言,是每个时代艺术家面临的挑战。乌日切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简单地复制图腾形象,而是通过版画这一具有“复刻”特性的媒介,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当代转译。

他的早期代表作《情系大地——我的梦》以纸漏版特殊技法描绘马背民族的原生态生活,以超现实手法将驰骋的蒙古马、猎犬、猎鹰与朦胧雪景交织,抒写对故土的深沉眷恋与纯粹乡愁,于1994年获得首届“民族百花”美术作品展金奖。《化石系列》以纸漏版综合技法叩问生命起源,借远古动植物化石追溯大地演化轨迹,赋予凝固遗迹以哲思深度。该系列作品曾入选第八、九届全国美术展及多次全国版画展。近期创作的《永恒的大地》系列巨幅“油墨画”,则以北方大地为精神载体,运用阴山岩画中的狼鹿图腾与萨满纹样,融入胡杨、生灵、化石、史诗与山河梦境,画面形式重构,时空交错,抽象与具象语言结合,以时代的生命感动激活古老意象,实现审美升华。

从《情系大地——我的梦》到《永恒的大地》,乌日切夫的艺术语言经历了从“相对具象”到“抽象

与具象融合”的演变。这种演变不仅是技法层面的成熟,更是对“大地”这一主题理解的深化——从个人化的乡愁记忆,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表达。

乌日切夫的艺术成就离不开他对版画媒介的深入探索。他在版画形式语言的探索中,逐步走向简约和含蓄。他的早期作品如《化石系列》采用纸漏版综合技法,近期作品则尝试将木刻的版印力度和水墨融化的结合。这种跨媒介的实验精神,使其作品构图饱满而富于变化,意蕴深邃,表现严谨,刻画生动而不失单纯,色调协调而富有神秘色彩。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远古岩画的粗犷线条与现代表现主义的抽象语言相互交融,形成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美学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乌日切夫的艺术探索并不局限于版画领域。本次展览便展现了他在不同材质间的自由游走。这种跨媒介的创作实践,反映了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媒介不再是限制,而是表达的可能性。

乌日切夫的艺术探索是中国民族美术实践中极具价值的实例。他的艺术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深人民族文化的根源,挖掘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内涵,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最终形成具有个人辨识度的艺术语言。

二十五年前,“踪寻苍狼白鹿——乌日切夫版画展”首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那时年轻的他带着草原的气息与图腾的密码走进了国家最高艺术殿堂。二十五年光阴流转,当年的青年画家已成长为中国民族美术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而他对草原大地的深情凝视从未改变。

“永恒的大地”,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梦想;生生不息的精神,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乌日切夫的艺术,正是这种精神的可视化呈现——在苍狼白鹿的图腾中,在化石的纹路里,在胡杨的坚韧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深情凝视,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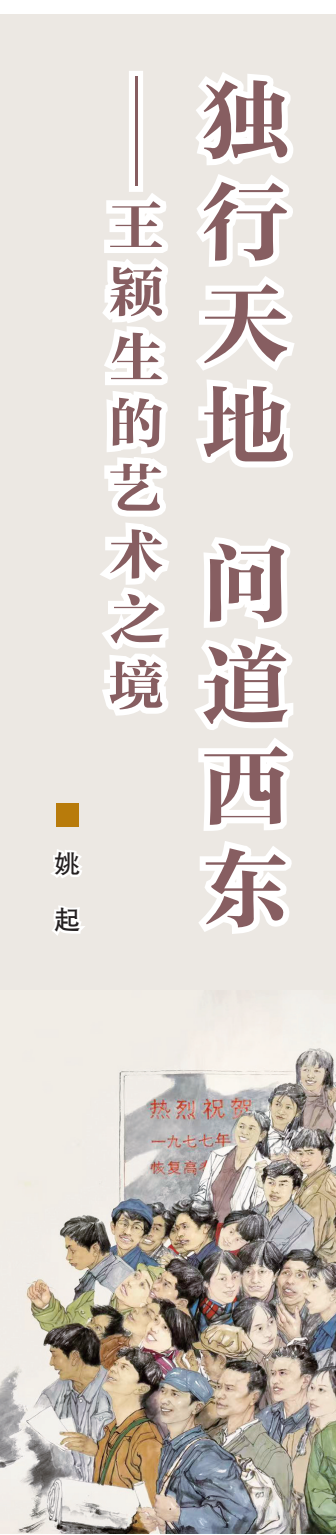
自敦煌、龟兹的大漠遗珍,到永乐宫、法海寺殿宇重彩,壁上丹青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承载着历史叙事与人间烟火。步入当代,如何赓续千年壁画文脉,融通中西绘画的优长,以笔墨回应时代命题,是摆在中国美术界面前的重要课题。艺术家王颖生历经40余载潜心耕耘,以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美术教育三维度的长期实践,走出了一条“独自行走,问道西东”的求索之路,为当代人物画与壁画艺术的守正创新,提供极具价值的时代样本。

所谓“独行”,并非离群索居、孤芳自赏,而是葆有独立清醒的文化立场;所谓“问道西东”,也绝非追逐海外潮流,而是立足中华文脉根基,放眼全球艺术视野,双向参照、博采众长,探寻艺术精神的本源。王颖生的艺术求索,始终植根于中国古代壁画深厚沃土。多年以来,他深耕寺观壁画法度,奔赴丝路沿线实地考察,考证华严寺、善化寺、灵岩寺等古建遗存,剖析敦煌与龟兹壁画的构图范式、色彩技法。他牵头推进三寺壁画复原再造工程,团队历经数载完成系统性研究,《华严寺善化寺灵岩寺三寺壁画再造》荣获金牛杯美术图书金奖,专著《规范与沿革》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他既是丹青创作者,亦是文脉守护者,在考据古法、辨析理理的过程之中,体悟中国绘画注重宏大叙事、关切人间世情的内在精神。

海外访学成为其艺术理念升华的重要节点。王颖生遍访欧洲各大美术馆,直面西方传世经典,通过大量写生锤炼造型功底。域外艺术见闻并未使其盲从外来画风,反而促使他回眸本土传统。经过反复比照,他洞悉中西绘画的本质差异:西方绘画侧重客观物象光影体积,而以壁画为代表的东方绘画,则追求以意写形,境由心生,融叙事、教化、审美于一体。由此,他建立起东西方绘画互观互鉴的学术坐标系,并形成鲜明的艺术主张:中西艺术的融合,绝非笔墨与技法表层的拼接叠加,唯有坚守东方文化根脉,吸收外来绘画有益养分,方能达成精神层面的交融与新生。

品读王颖生的作品,鸿篇巨制气势豪迈,咫尺小品意蕴悠长,工笔重彩与水墨写意自如转换,壁画恢宏的格局气韵流淌于画幅之间。青年时期的《苦咖啡》,向内探寻现代人的精神境遇;《踱步》系列借助多重图像,思辨古今中西的文化碰撞,奠定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国家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万国来朝》徐徐铺展文明互鉴的壮阔图景;《把身影根植在群众中——尕布龙》《恢复高考》等巨作,以厚重笔墨镌刻时代印记,寄寓深沉家国情怀。除此之外,大量银箔卡纸速写、丝路写生小品,记录了他行走山川的真切感悟,世间百态、自然风光跃然纸上,质朴鲜活,饱含人文温度。宏幅见胸襟,短幅见心性,宏大叙事与个体体察,在他笔下浑然相融。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专委会主任,王颖生的贡献早已超越个人绘画创作。他深耕高等美术教育,专注壁画传承人才培养,传道授业,提携青年后辈。近年来,他奔赴全国各地开展学术讲座,分享数十年治学创作感悟。今年8月,



伴随着“弥省·水墨有约——中国当代人物画七人作品邀请展”在武汉启幕,王颖生登临湖北省美术学院樱花讲堂,带来题为《独自行走——问道西东》的专题讲座,寄语青年艺术家,夯实造型功底,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流行画风,立足本土、放眼寰宇,潜心打磨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快速迭代,图像生成愈发便捷。算法能够复刻笔墨技法,却无法替代艺术家行走大地收获的生命感悟,更难以复制植根民族文化深处的精神底蕴。王颖生的艺术实践恰好印证这一道理:真正的艺术创新,始于回望传统,成于博观约取,最终落脚于时代现实。回溯壁画文脉,开拓水墨新境,融汇中外智慧,心怀家国担当,他以创作者、研究者、教育者的多重身份,数十年躬身践行,诠释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文化自觉。

艺海无涯,行者无疆。“独行”代表坚守初心,“问道”象征求索不止。王颖生留给当代画坛的启迪,并不局限于一件件气象恢宏的丹青佳作,更在于一种坚定的文化信念:立足中华文脉高地,放眼世界艺术浩瀚星河,固本守源、海纳百川,知行合一、不倦求索,奋力谱写新时代的美术华章。



苦咖啡(国画) 1994年 王颖生